

响器声声卖货来

邢纪波 撰文/供图

在中国传统商业贸易及消费活动中，人们招徕生意主要用招幌和招徕市声两种形式。前者主要用于店铺坐商，是以图形、色彩等视觉标识传播招徕信息，类似当今店铺门头的招牌或徽标；后者主要用于小贩等行商，是通过有声语言或器乐音响等听觉标识招徕顾客，包括叫卖吆喝声（即市声）、韵语说唱和器乐音响（即鼓、锣、铙、钹等响器声，也称“代声”“货声”）。

卖灯油响器

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各地风土习俗千差万别，几千年来在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上形成了手工业、商业和娱乐业等包罗万象的“三百六十行”。在诸多行业经营及贸易活动中绑定了很多招徕市声响器，大致可分为三类：以所售商业实物为招徕响器，如卖炊具的小贩以敲瓢为号，修鞋匠以钉拐撞击声为招徕市声等；以与商业经营相关联的工具、容器等作为专用招徕响器，如剃头匠所用的镊钳，卖酸梅汤的冰盏等；沿用或改造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乐器作为招徕响器，如卖杂货小贩手持的货郎鼓由敲击发响改成手摇发响，耍猴戏的以打锣为号等。响器不仅仅是为了省力代替行商叫卖吆喝发声，而且承载了深厚的民间传统文化，是各个行当在街巷集市共同演奏的生活交响曲。下面仅对烟台璜山民艺博物馆收藏的小贩走街串巷用的招徕响器做简单介绍。

贾(gǔ)铎

在20世纪30年代洋油（即煤油）大量进入中国之前，家家户户都用动植物油（俗称“黑油”）点灯。根据齐如山编著的《故都市乐图考》（1935年北平国剧学会初版），大铃铛就是卖花生、大麻和棉花籽植物灯油以及食用菜籽油的小贩所用的招徕响器（也称“唤头”）。小贩将其系在担子上挑着，随着行走，不停地发出悦耳的声音。生活稍微宽裕的小贩则将贾铎系在人推的小独轮木车下或牲畜拉的大车下，边走边用脚踢铃，贾铎发出洪亮沉稳的“当当”

铜鼗(táo)鼓

卖灯油的小贩除了用贾铎外，也有用铜鼗鼓作为叫卖响器的。小贩挑着灯油担子，边走边摇铜鼗鼓，发出清脆的“播稜稜播”招徕市声。故铜鼗鼓俗

乍板

修脚这个行当不吆喝，虽然修脚被誉为“肉上雕花”，但是若修脚匠满街吆喝“谁脚长鸡眼了，我给您修修”，显然不文雅、不礼貌。

旧时，修脚匠用乍板作为招徕响器吸引顾客。乍板也称“对君坐”。明代剧作家冯惟敏创作的爱情剧《僧尼共

犯》戏词中有：“鼓儿敲打的鼙鼙乍，铙钹儿拍打的光光乍，木鱼儿爪打的膨膨乍。”可见“乍板”的“乍”是象声词，来源于各种打击乐器的敲打声。“板”是从该器物的结构和构造形式上定义的。简单来说，“乍板”就是“响板”。从形制和音律方面看，乍板类似日常坐的马扎折

鼗

鼗为带有长木柄的摇鼓。持鼗人不断用手指捻动鼓柄，使鼓两侧拴系的两个皮锤持续撞击鼓面，发出咚咚响声。两千多年来，鼗的形制及名称一直没有改变。然而在各种音乐演出乐器中却没有鼗的身影，只有沿街行商的小贩使用鼗作为招徕响器，故该类小贩也被称为“摇鼓儿的”。摇鼓儿的行当较多，小贩所用鼗的材质和规格因行当不同会略有变化。

卖布的小鼗

旧时，家家户户都需要用布缝制各种生活用品，如衣服和被褥等。因此，卖布这个行当在三百六十行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所用的招徕响器是古时的小鼗，俗名播稜鼓，也称播浪鼓。卖布者所用播浪鼓的鼓身为木质，鼓身两端箍皮面，鼓高不小于鼓的直径。

卖炭和劈柴的大鼗

过去北方普通人家生火做饭、冬天取暖等都要用木炭和劈柴。每天一到午后，就听到有推着小车卖炭和劈柴的小贩沿街招徕生意。他们一边把大鼗摇得咕咚作响，一边吆喝“约零炭来！”“约零劈柴来！”大鼗鼓面尺寸较卖布用的小鼗大得多，鼓高约为鼓面直径的三分之一，呈扁平状。

货郎鼗

货郎鼗是卖鞋拔、抿子、牙刷、女红、骨簪等杂货的小贩所用的招徕响器。货郎鼗与常规鼗的主要区别在于



往事如昨

自行车的故事

赵国经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86年底，那时宽阔的长安街上，虽然各种汽车、公交车来往穿梭，但绝不拥堵。这不奇怪，因为那个年代私家汽车几乎没有。令我叹为观止的是当时长安街上那如潮的自行车流，绿灯一亮，排山倒海般的自行车流奔腾不息，特别壮观。

中国人对自行车的感情是特殊的。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我，在儿时的记忆中，自行车属于奢侈品，一个村子没有几辆。无论白天到学校读书，还是夜间到邻村看电影；无论是假期翻山越岭到地里劳动，还是到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赶集，出行都是靠双腿。谁家有辆自行车那是很羡慕人的，左邻右舍有事都去借。东街四叔家有一辆八成新的“大国防”，四叔爱惜得简直有些抠门。三角大梁全都在塑料带密密地缠绕着，后货架绑上四婶缝制的布垫，车把手套着女儿用钩针织出的花边把套。每次骑自行车回来，四叔就蹲在家门口，用毛巾蘸水擦拭一遍，然后把自行车用铁链子吊到厢房的屋梁上。左邻右舍关系再好，想借自行车门都没有……

记得我七岁那年，当教师的父亲买了一辆不知牌子的二手自行车，经修车师傅整修一番后，成了我家的宝贝。哥哥姐姐常常趁着父亲不用时偷偷推出去，后座绑上扁担学骑自行车，竟然一个个都学会了。我把自行车推到场院里练，不是脚蹬子摔歪了就是车圈瓢了，人也经常摔得鼻青脸肿。

即使偷着学会了，一年也骑不了几次。我上高中时，离家六七公里，上学放学基本都是步行。高中毕业后到乡镇担任宣传报道员，我才有资格骑上家里的旧自行车，整天走东村串西村采写稿件。我经常到一些村子送紧急通知，不争气的车子时不时地掉链子或漏气趴窝。那年月自行车是紧俏商品，凭票供应，就算是攒够了钱也未必能买到，一个单位一年都分不到几张票，像我这“小字辈”排队等候也得排上几年。1980年，县里给乡机关分来几辆“大金鹿”自行车票，为了方便工作，乡党委书记破例批给我一张。靠了家里资助的125元，我终于骑上了崭新的青岛产“大金鹿”自行车。

1983年我到煤矿工作，居住地离煤矿20多公里，每天一早一晚骑着“大金鹿”跑班。平时好说，遇上顶头风那是干蹬车不出路。于是，路上的汽车、拖拉机便成为“上班族”追逐的对象，腾出一只手往车厢上一扒，连人带车立刻如腾云驾雾一般，常常是一辆车后带着四五只“尾巴”。车艺高超的，一个肩膀搭一个肩膀形成“长蛇阵”，丝毫没考虑到危险。

后来“老头乐”自行车问世了，道路上国产“嘉陵”、进口摩托也越来越多。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煤炭企业进入十年黄金期，生产经营好了，职工的腰包也鼓了，改善生活条件提到了议事日程。单位公车改革，补贴鼓励职工购买私家车。2004年底，大家赶集一样地考到了驾照，然后花九万元买回一辆轿车，成为有车一族。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有车一族后，有家庭轿车已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从自行车、摩托车到小轿车，时代的发展，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

老物件中说胶东

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
电话：0535-6684726（浩洋老师）

